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六十一

崑山顧炎武寧人輯  
成都龍萬育燮堂訂

慶陽府

安化縣

驛馬關在城西南九十里周一百四十步內置巡司

槐安鎮在城北一百五十里道路寬平最為要害宋范

仲淹置鎮于此增築周圍六里城門樓櫓悉具又多設

君廡直道通定邊花馬池諸處又相為應援足以控制

外夷藩籬中夏矣

五友鎮在城東北一百十里北至寧夏界五十里

馬燈砦在府北七十里 橫山砦在府北一百里

卷六十一

陝西七

綏遠砦在府北一百里 懷安砦在府東一百里東接

延安府界 金湯砦在府東二百里 白豹砦 寧泉

砦 大拔砦俱在府北二百里 柔遠砦見范仲淹所

築周二里今廢 槐安東谷砦在府東北一百七十里

道通安砦川 槐安西谷砦在府西北一百八十里道

通環州二砦俱范仲淹築 永和砦在府西北一百里

美泥砦 雪泥砦俱在府西南一百里並范仲淹築

荔原砦在府東北一百五十里宋蔡挺築 天固砦在

府西南八十里地即彭原廢縣 通遠砦在府

里宋築

定邊城見



董志堡在府西南一百二十里 溫泉堡在府南八十里 秦霸嶺在府南一百十里並嘉靖中築

合水縣

鳳川鎮在縣東北五十里宋范仲淹控子牛嶺入西夏界東接本府百五十里 華池鎮在縣東一百里 平成鎮在縣東北一百八十里宋范仲淹置西接本府二百六十里 白牛砦在縣東三十里

環縣

清平關在縣東二十里 蕭關在縣西北二里即靈武地 石昌鎮在縣西三十里道通馬嶺威州一帶范仲

淹築 馬嶺鎮在縣南一百二十里 安化砦在縣東三十里安砦堡在縣西四十里 平遠砦在縣東三十里團堡砦在縣北百五十里以上三砦俱范仲淹築 徐家窰在縣北三十里 本鉢城見上

寧州

復橋砦在州東五里 旱社鎮在州南三十里 新庄鎮在州西三十里 焦村鎮在州西五十里 南義井鎮在州北三十里 鳳皇堡在州北五十里嘉靖中築

真寧縣

橋上砦在縣東三十里 安遠堡在縣東南十五里



湫頭堡在縣東南五十里 婁家堡在縣東北七十里  
解家堡在縣東北四十里 山河堡在縣東北六十里  
西峪堡在縣北二十里 高石堡在縣西北二十五里  
平涼府

山海經西去華七百里曰高山是時洪水來溢高下砥  
平道直而徑禹治洪水水疏土崩山川瓜分升高陞險  
活坂懸絕道阻且行今乃千里矣禹貢曰涇屬渭汭平  
涼之水涇汭爲大分水之源實惟高山高山東南爲小  
隴西北爲蕭關大原圖巒聯絡不絕咸原華亭白岩涇  
出湫頭東北西南筭頭放之平涼越涇而邠汭來滙之

卷六十一

陝西七

三

踰鴻口涇陽三原以滙渭而入黃河汭源湫頭東南密  
邇於涇東滙華亭西滙崇信之水北通涇川之西以入  
涇涇山多石沙水皆清鄰華亭南境遠門川諸水乃東  
滙赤城良原靈臺遠溪諸水北至亭口以入涇鎮原滙  
慶陽南陽之水過涇州之北以入涇山多黃壤水皆濁  
流以衆水滙萃淵平可舟詩曰溲彼涇舟是也自茲以  
上溪漲峻駛奔流可方筏也咸疏爲磴磨以治麵造紙  
灌溉田園亦患衝決利害相兼矣咸出高山之陽高山  
西南隆德靜寧是謂山後之水乃由鞏昌之清水縣以  
入渭高山西北鎮原之陰固原諸水滙爲東西海子北



爲黑水東北以入黃河寒不任灌溉淺不勝舟楫頗爲磨磴纔足汲牧其征夫咸出高山之陽

平涼城東北之水皆入於涇涇出府城西南東七十里奔頭山下今日箕裘巘聲之轉也巘山頂也地爲華亭白岩里百泉之訛也前卽湫頭山朝那湫在其巔其下爲泃今華亭崇信三水過涇州西回中而東入涇皆可引而爲壩輪而爲磨以治穀黍及紙分溉田園民所利也百泉中涇東過崆峒至龍尾山之陽則六盤牛營迤東北山諸水濺焉而涇流始大東去府城西北一里而遙陰疏爲中內外三壩陽亦一壩東西二十里爲磨以

卷六十一

陝西七

四

百數咸信爲五七百金分流溉園咸畝直十金以上多至三十金少者畝三五金池塘臺榭花卉竹木相望而楊柳尤多皆諸宗豪貴產也卉以石榴山茶牡丹芍藥菊爲麗器以金銀玳瑁爲上竹以鳳尾爲貴其他殆難枚舉也嘉靖庚戌以來水旱不均旱則爭決涇渭以增壩而草或閉潦水大至涇乃失故道而大決諸壩漂毀園池臺榭植物城北盛觀蕩爲砂礫雖東方尙存其半西北所餘無幾也今方講求導閉之術法當以城西爲大堤以捍涇而曲置水門以通壩不可緩也北城之闔泉出焉卽古柳湖爲韓之園樓觀陂塘魚柳荷蒲甚



盛作土城沙堤以護其北涇不能浸此其証也泉東流過陶將軍萬竹園余北郭之居溉地三里而溉東郭新街廂之中橋曰太平水曰小谷即澗谷也谷高數丈郡南山諸泉滙焉活及步源遠三十里入於涇東西溉園各里許而山水暴漲盈溢嘉靖六年六月遂漂沒田郭室廬涪居民以萬數沸聲如雷有漂至西安尙生者分守叅議閩人陳君毓賢始築夾河城令隨壞輒築又東北二里曰咀谷東南山泉所滙活及步源遠八里既視浚谷而暴水頗減亦築夾城北入於涇自此而東則南北山谷之水咸入涇而民以利夾灌多負水以居暴雨至漂

溺亦多矣

卷六十一

陝西七

五

歷考諸州縣志父老所傳與余所見徭租逋負立法之弊有十三而昧盜不與焉 國初以江南賦數多失寔誅戶部侍郎郭桓等而秋糧事發之民皆充軍天下震懼西人質樸自占率數十石糧有官者或至百石初諸將失利定西元將王保保大掠西民而北州縣空虛民單丁爲戶無妻爲丁名曰好漢糧有司得免咎是時法簡吏清民唯辦正徭糧而已徭無私役糧以地所出大小麥谷豆斗斛平準一夫一娘牛二具墾閒田二頃充肥暢茂風雨時調可獲三百石以十之一納官三十石



而食足矣輸倉卽受固無留難索取折銀也故徭賦易足民支鹽於官里長總車運之牛車遞行每歲不過銀三分而一家之食鹽足矣更不買鹽而食也故公私皆利然單丁無妻者一世而絕每十戶有一二戶焉而八九已代輸不支矣立法之弊一也自占糧雖多荒地山林亦廣固將以予民使生息開墾也子孫多而開墾薄者地必大子孫寡者尙不能守其原業田畝日削不均之弊二也不均必爭訟爭訟必買求將安取財故田園折而輸宗室豪強軍校矣侵凌之弊三也健訟勝不勝者良善蒙辜奸猾肆志風俗之壞四也又增監苑衛所

旂校官吏諸人十倍州縣盡奪民地地無定分而宗室豪強軍校益乘勢侵漁游民商賈賊盜附勢射利富強兼并官法莫之能禦而里甲日益侵削僅存十之二三大以十存二三之民與業而代輸十失七八之糧與徭勢必流亡大弊五也 高皇時駙馬都尉歐陽倫遞運載私茶蘭州大使以聞而誅倫及阿奉諸官吏而賞大使是時驛遞非奉 符驗遵定數孰敢冒濫故驛遞清樂而里甲不擾今官之百費倚民取辦而吏胥因緣爲奸民一當里甲充驛遞焚室廬毆妻子而奔亡矣甚乃殺其強負有死之志無生之樂盜賊羣起法不勝奸夷



狄乘之四隅交難廣設戎職增幕軍旅而民病愈甚矣  
此其大弊六也三歲考績三考黜陟宏治以前未之有  
改然典憲簡嚴都御史御史風裁彰灼故吏久而民不  
煩也是二察院者如網有綱綱舉而目張如桶有箍箍  
固而無漏今則漏網吞舟計日牟利送往迎來取辦頃  
刻乞貸賠償生理滅矣大弊七也官既知其弊宜大有  
以救之乃以官吏犯法之物例歸於公官之迎送既不  
能免其一而輸公復加爲二民力且盡公無所得大弊  
八也民少官多徭必增又重以土兵提編徭大增而民  
丁少日增日甚其弊九也糧改徵銀糶米數倍輸銀加

耗又將倍之承平久墾地多瘠薄取收不給官糧何以  
自給其弊十也力差准銀大寡一人終歲坐食以役非  
十金不能而館庫諸役又將費公費終歲至百金以上  
其弊十一也今徭役之因曰貢物蓋無幾也澤至渥矣  
曰歷銀曰科貢費皆禮也曰門曰皂給使也曰庫曰斗  
守財也曰弓兵曰民壯曰機兵捕禦也曰土軍征役也  
曰舖司兵巡遞也曰驢夫曰馬夫曰牛夫供餽公命也  
皆官所需而不可缺一焉者曰里甲老人非徭也所以  
董治教者今倉隸勿役而役民壯機兵非制也甚又以  
里充隸以市民充隸原設衛所大則征討小乃捕禦無



衛所者乃設弓兵無巡檢者乃簽兵壯今平涼衛所四  
布餘軍不以捕禦而爲衛官私設巡檢司以十年而弓  
兵咸納月估不以捕盜不應公役而加以兵壯重以土  
軍額設之軍食民租衣民徭隱沒勿究而民之代軍役  
者四焉其弊十二也曰民校尉事新封郡王也曰養牲  
戶曰樂舞生曰齋卽奉王祭也又曰陵戶墳僭稱陵而  
私役民殆無法矣羣牧所弗養牲軍校之餘復充樂舞  
齋卽給新封之校尉皆非也民校取一人焉足矣或戶  
取之戶畏病輒行賂祈免或舉州縣取之官慮其弊乃  
議解銀一十二兩折以免役也旣又役校而解銀其絕

而弗嗣者官給檢收而新封者又輒簽民病極矣夫非  
理役民弗畏忌也而又索其進退交際之貨賄民是以  
重病其弊十三也

平涼縣爲里二十三爲戶二千五百三十規方幾百五  
十里地非不廣民非不足顧今衰微不能自存何哉蓋  
嘗深思其故矣天造之始大亂甫定南山涇濱咸榛莽  
斥鹵之地以待開墾未幾而建苑馬監牧焉固奪諸民  
未墾之田也計畝過府賦數等又有平涼衛之屯焉復  
取民未墾之田十一年後又建固原衛繼又增置苑  
監唯意之所取凡民田之絕勿業者舉以予之而宗室



男女封者盈千生各有田業沒各建營城僮僕守衛悉取諸至近而足又不啻十之五而民始大困賦始大加近府之縣平涼莘亭尤甚而公私匱竭矣兩寺監院長史合屬之官吏隸輿門庫督府戎師三衛所之官長吏從又盈千焉祿皆增賦于田徭皆增取于民民日疲而徭日倍地益削而賦日加以百五十里之地而達官貴人以千計如之何其可足也軍隸之食於官者又幾萬焉乃一人耕而食數人如之何其責有可以取盈也坐食猶未已也又爲之里甲驛遞以送往迎來取辦俄頃而動用百十金民是以不堪其求而唯祈流亡之速矣

物極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省冗食節浮費以通變宜民此仁聖之事廣大之業也謹書此以俟

凡設重臣貴便宜利民去害故取民之財必揆義定制不可權宜也諸凡科索生于兵興出白 上命或弗得已猶之可也若平涼食鹽鈔銀其始也因官有鹽以市民披籍計口取其直而里長供其牛車輸之里中仍計口給鹽是官受銀而民資食也上下相資非牟利也上自王府下及官吏貧民皆有食鹽無復買鹽于商者也而官復召商種鹽將何所賣之緣宏治以後雖計口收鈔銀唯王府及達官吏鹽而府司吏民皆莫或運交第



市商鹽而食故民虛納鈔于官復市鹽于商官收倍稅  
民獲二害其鈔銀乃以給宗室折俸今百官折俸例皆  
虛名未有實支而宗室復得鈔銀以折俸往往知其弊  
亦莫肯實輸鈔銀而宗室折俸亦不冀其必得也始以  
其文符市諸奸究得什五之一焉所獲亦甚微估符者  
必賅所司嚴徵于民與奸究之徒各分其二焉重困黎  
民而利斯人余不知其何說也昔撫山西凡核宗室請  
折鈔之文必命之以助補正祿蓋謂此也以法言之商  
鹽既大行于民則官不當取鹽鈔銀百官折俸既虛則  
宗室勢不當獨給況本身正祿尙缺乃以給奸究爲賅  
吏窠無所不可用以補助正祿禮也大要計臣不肯正  
法守而出納倚辦吏胥此民之所以日困也奸者能賅  
求而君子恥之此君子之道所以日消而四維掃地矣  
嗚呼痛哉

平涼九里之城三里之郭王而國者一焉其護衛一凡  
四所無慮四千戶而儀衛典仗十百羣牧一千敬依自  
占相埒不啻萬人焉王而郡者二十有典仗仗戶各百  
有四又有奉祀安玉墳五百七十戶近雖改屬平涼  
衛而尙未聽命使有戶五十有二其餘亦不減二十戶  
而私人不與焉蓋又不啻萬也將軍以下至鄉居殆逾



千矣役多者數百人少者以十數文不啻萬焉城郭不  
啻盈矣而兩寺平涼衛官兵之居亦三分之一縣之所  
存蓋無幾何民不及百廬又多僦屋而居山川民居盛  
衰亦如之嗚呼產金之山不植卉草採珠之淵不栖魚  
鱉茂林之蔭罔生庶植艷冶之婦弗育子孫此盛彼衰  
理勢然也城郭繁而民賦寡統綺衆而閭里耗私家強  
而官政衰有由然矣然則將奈何曰世祿之家禁漁利  
墳兆之賦定蠲制品式之具貴詳明里甲之衰宜合併  
官府之簡必忠賢庶幾扶衰拯弊有其漸焉舍是則非  
所敢知也

卷六十一

陝西七

七

置郵傳命振古有之周禮詳矣而國語單襄公知陳之  
亡以其廢賓餽之禮漢法得乘傳者准奏事將兵征賢  
而已它勿與焉本朝因之飛騎以驛運載以遞民田出  
租身出徭桑出調貨出課亦已周矣以田租之夥者分  
上中下而爲驛是重納租也而責之以其租之夥者焉  
是重困大戶也法當乘傳者不獨濟行而已而狡者因  
之求富司驛遞者不獨事上傳命而已亦各求富自需  
皆至取辦頃刻公使旣飫腆鮮或復索餽贖中使武夫  
權要騎馱動以百數復索過閭至百十金回蕃貢夷殖  
貨牟利亦至百十經費日月大戶百年之家不足此曹



一餽之費而縮紳行役賓各親故之往來無不田之獲者或假爲故官或州縣小吏賅求偽造公符唯其所欲莫不破家兵部雖嚴加例禁而風聲流被閭閻下民莫敢誰何又重爲召募司驛遞者取見面錢於大戶得十餘金焉應募者又得十餘金焉奸人把持其中立舊帳還庫補給之名而大戶百金之產入役卽竭矣故一聞此役不逃卽死而公務百役亦俱廢矣乘傳者困於難行遂捕市人以充之而城郭市廛晝閉矣嗚呼噫嘻仁人君子寧不思所以掾之乎

陝西行太僕寺之職司陝西都司所統西安等四十八

卷六十一

陝西七

三

衛所清水等七十四營堡騎兵之馬政以勅命制馭官吏以會計其瘠死而料治之歲終則稽其數獻於朝視其屯之荒者縮其直軍之羸者哀其財以益市騎兵之馬爲價年額九十一百八十六兩五錢九分庫貯之以待市馬而時給之

苑馬等之職主二監七苑牧馬之政事凡蓄馬市馬之牧養度其地均其事而給飼之以時具水草字育而稽其數以歲終獻之朝物故者收其皮肉筋角之直勿字者孽其租所直之入以益市馬而懸衡其價季市其要而歲考其成以罰其不登者軍需馬則以其馬之



勿字者予之予馬之良駑必視其軍騎射之良否而高下俵之則無爭而馬政平其畜馬之久近亦視其地之肥脊而閹質之凡俵馬亦度其牧之能否而羸縮之則牧不病天有天駟天子有牧僕之職自軒轅以來墳典經史不紀書逮周書詳穆王征犬戎責以不享在今平涼之城而入駿皆是物也孝王命秦非子養馬汧渭大蕃息宣王中興比物閑則北伐獫狁南平荆蠻大宛鄭國皆以車馬之盛爲言秦烏羸谷量牛馬卽烏氏人而漢文景時阡陌成羣六郡良家馳射是利馬援之邊郡田牧數軍得畜產數萬唐人養馬亦於涇渭近及同華

置八坊其地止千二百三十頃樹苜蓿苜麥

今雁門用牧

奚三千官寮無幾衣食皮毛是資不取諸官蓋合牧而散畜之牧專其事不雜以耕而太僕張萬歲王毛仲官職雖尊身本帝國生長北方貫歷牧事躬馳撫閱無黠集追呼之擾科索之煩順天因地馬畜滋殖萬歲至七十萬六千毛仲至六十萬五千六百有奇色列爲羣號稱雲錦地不容增置河西史贊其盛周傳至今夫豈有他術哉法簡而專誠而不二故也元宗旣以嫌誅毛仲後遂以付安祿山祿山兼北方三道又使兼陝西牧馬地旣隔越而職守難專重以匈奴叛逆復因蹂踐唐室



其餘存者猶足以資肅宗之中興憲宗命張茂宗監牧  
茂宗不能遠畧乃藉汧隴民田人爭言其不侵牧事遂  
廢唐

亦喪亂由此言之人事得  
采馬政盛衰益昭然矣自宋以來馬藏民間涇原爲邊  
重鎮日不暇給然頗貿易番馬以給戰士金元悉從民  
牧兵興隨宜取用官以无事 皇朝遠稽周唐大振馬  
政自大將軍得李恩齊李茂之騎繼破王保保擄馬駝  
雜畜數十萬御史大夫丁玉涼公藍玉四征西番部族  
悉服乃製 金牌合符番人以馬充差  
朝廷以茶爲資體統正而名義嚴馬日番庶始置苑馬

寺聯以監苑巡以御史日久法弛宏治末年 命都御  
史楊公一清董治之公振肅紀綱增修官屬蒐括墾田  
益市民馬一時改觀矣然三年二駒 計利深矣數年  
之內所利不補所費何哉豈歲時收擾法煩弊生搢紳  
衣錦難禦邊塞之風

與騶從黠集追呼非孕字  
重累之所能堪乎且牧地十七萬七千餘頃養馬一萬  
四千餘匹牧軍才三千二百餘人田重牧輕輸重每歲  
各入賀 督監叅謁不絕遷代歲月繁促南北習俗  
異宜道路往來勞費數人之不支如此州縣地不踰二  
萬頃爲糧站徭二十餘萬輕重之相懸如彼嘉靖三十



七年平涼通判嘉定陳應祥舉籍平固以北皆爲牧地民村落室廬皆度爲牧代之養馬償駒遂號二稅按制先定州縣曰稅後以隙地爲牧本自相間安得齊一應祥務虛名而民重被病牧旣少獲種馬日削責民市馬吏緣爲奸民不堪命矣世之君子其思有以善後哉今粗舉其大端矣

馬於兵政爲最大故古以司馬名官官重兵而優與馬則兵得以欺謾抵易而馬愈不振官重馬而罰過深則兵困而馬日耗大要稽馬之實在將舖而不在僕牧之官使馬勿耗在調發之簡便飼牧之以時而不在于法

令之具備也管不得人則法愈嚴而弊益滋不可不以情察也

固原北四百里有大小二鹽池畦水日暴成粒無事爨煮所謂青鹽入葯者也原設批驗所二一在固原州一在慶陽府北紅德堡主驗放鹽引巡撫都御史張公敷華以固原鹽車於靜涇二州立廠市收課以備賑濟宏治十四年總制秦公絃移廠市固原固原兵備主其課引銀移批驗所於慶陽慶陽兵備主其割引銀以備邊用固原立五鹽廠置老人斗行每廠五百引引以序市鑄銅板印票兵備道給老人送州印鈐以實鹽數商民



方許市每車收門鹽一斗五升石收票銀五釐州庫收  
備軍需批驗所引收臥引銀一錢州庫收備買而斗行  
又納州公用銀十八兩嘉靖二十八年知州倪雲鴻又  
增斗底牙銀二錢五分計一廠五百引共該銀七十五  
兩咸備公用以甦里甲之困然斗行過取斗底而豪猾  
爲斗行倍收私收官少利而商與里甲交相病良有司  
尙有以馭之哉

總兵官洪武初卽有此號蓋大將示帥職也於兵無所  
不統給將軍印以便征伐陝西唯鎮守不給印初以侯  
伯都督爲之逮總兵出鎮猥多侯伯少習邊事而武臣

以勦闖致位都督者蓋鮮乃多以積勞推薦指揮假以  
署都督僉事之號而充總兵故人微位重鮮勝任者而  
縉紳視之益輕矣

國初塞寧夏東勝屬之大同守在河外而河套爲內地  
無事設兵地雖空虛而邊民降卒耕牧魚鹽衍沃孳息  
自食其利官不病民軍不煩餉公私俱利也成化以來  
始棄東勝賊乘虛入寇勢必增兵固原以此民悉爲兵  
糧費增多官弗克供中套爲塞盛境棄饒田墊狹隘軍  
民爭訟無獲奠居公私交病議者以四夷之守在九邊  
而固原延綏最爲衛所恃重以督府建闡其兵爲尤重



焉賊既侵犯弗時調遣無節疲於奔命馬易損斃而兵絕生息理勢然也節縮財用以補驍騰之騎計遠近利害以息奔走之弊杜將帥侵漁以強折衝之兵君子蓋日望之嗚呼豈易置一言哉

官軍常牧馬東西海韃靼爲寇先據水泉劉文趙瑛之殲賊於黑水蓋以兩海牧馬誘之深入而先北渡水泉近擊其渴劉公天和遂於鐵柱泉置城以便轉鹽其利廣而寇患稀苑牧軍聞牧有四海之名遂訴諸茶馬御史下通判陳應祥檢治應祥希御史意盡以予苑馬司兵者勿敢爭自是戰馬無所牧而坐食官芻枯乏不給

卷六十一

陝西七

七

困斃日甚矣鹽車起花馬池至固原五六百里道遠乏絕賊易要掠故城州至下馬關以頓舍轉輸寇至有備鹽饒美而價廉公私咸利貪吏乃反設法禁諸城置頓使直至固原以困之又河東鹽自黃河南徙重以地震水洩解池地日高而河澗卑少多硝若而罕鹹甘民勿堪食則青鹽有美利而關輔病乏鹽蓋宇宙洪河至此一變通變宜民非上智達道者其孰能識之



華亭縣

禹貢泂水之源周曰盧國後爲戎郡屬義渠秦滅之置朝那縣屬北地郡其後屬隴西郡隋大業初改朝那曰華亭唐置屬隴州貞觀中置儀州尋廢後唐同光中復儀州宋初因之附郭華亭領安化百泉咸平中復割鳳翔之崇信赤城隸之徽宗時省州爲華亭縣與安化崇信屬渭州金立渭州爲平涼府改安化爲化平元并化平入華亭先是疆宇廣濶後割蕭關北三十里爲羣牧所縣西六十里爲韓府放牧縣東三十里爲武安監而地寢狹今仍并故地轉入華亭

卷三

陝西七

六

都盧城在縣西北境今都盧山下有故址書牧誓微盧彭濮傳曰盧彭在西北

安化城在化平里宋建縣改化平今爲鎮

朝那湫在縣西北五十里湫頭山山最高池廣五畝停泓莫測秦惠文王將伐楚投詛文於此

泗水源一出縣西北馬峽口諸泉爲北源一出縣西南仙姑山諸泉爲南源逾縣三里合而東

古百泉在縣西北笄頭山山與崆峒連屬卽湫頭山之陰山下有泉百餘流爲涇是曰涇水之源詩曰逝彼百泉今距縣五十里有百泉縣故址



彈箏峽在縣西北瓦亭東二十里峽奇險水聲激宕如  
彈箏唐宋爲戍守要地旁有佛寺俗稱金佛峽  
古瓦亭在縣西北二百八十里後漢隗囂遣牛邯軍瓦  
亭唐肅宗幸靈武牧馬於瓦亭大破之今置驛仍設守  
備一員統兵駐防

古蕭關在縣西北接界二百里漢文帝時匈奴入蕭關  
卽此東接鎮原北通固原鎮今曰牛營山

古高山在縣西北境卽六盤山山海經數歷之山又西百五

十里曰高山其上多銀其下多青碧雄黃晉大興三年

山崩中出數千斤雄黃其木多櫟其草多竹浮水出焉而東流注

卷六十一

陝西七

五

於渭其中多磬石青碧

縣西北石香爐峽松子峽暨朝那湫之下流滙於馬峽  
口循華交山經縣城北而東曰北河縣西南之水源於  
齊山循仙姑山經縣城南而東曰南河皆滙於東峽口  
是曰汭又西北大會坡諸水曰新店州柴坻川東出東  
峽之東西南十八盤諸泉曰水賊溝延官溝水磨川武  
印川東至斷萬山之麓皆滙於汭水又南則屯頭三鄉  
二川東經崇信之赤城靈臺之良原而東入於涇又南  
則海龍諸泉循東西而下入於汭又大會坡西北十里  
曰百泉流爲白岩川暨西北聖女川化平川龍家峽川



皆滙於崆峒之前峽又西北曰馬支山前後峽水川鮑  
家川皆出沙棠川滙於崆峒之後峽又西北曰臥陽川  
蔡家川瓦亭川俱在金佛峽循府川而東至於在守寺  
之東麓與崆峒前後峽之水合是曰涇諸水皆東流蕭  
關幹月朶之水北流不至與汭通循固原而北入於河  
馬舖嶺關地界平涼 金佛峽關 三鄉關地在崇信  
隴川之交並華亭西北 以上三關舊各設巡檢一員  
今革

武全文納汭辨曰後世稱汭水者以悞泂誤千載滋疑  
止緣朱子詩傳汭水出吳山西北蔡氏注禹貢出弦蒲

卷六十一

陝西七

三

數之西北遂不復詳察其地而以隴川汭源縣爲汭水  
之源今考隴州諸水皆由汭入渭不與涇通此不待辨  
而知其與汭無涉也惟吳山弦蒲藪二說先儒抑豈無  
據而妄稱之攷古志華亭有隴山有汭水紀載甚確則  
汭水出華亭無疑矣吳山卽隴山華亭與隴州山連壤  
接境內諸山皆屬隴又曰小隴山唐宋之際縣田屬隴  
尙未入平涼也則朱子所稱吳山西北安知不在華亭  
境內而必執隴以問汭耶載考弦蒲藪在今隴州蒲峪  
是汭隴之西藪也而其西北卽爲華亭西山是蔡氏之  
說亦非刺謬後人不深考西北之義誤以汭水爲汭則



泥古所致不審於禹貢涇屬渭汭及公劉芮鞠之卽果何所解也是不可不辨

武全文涇源辨曰按地志涇水出原州百泉縣笄頭山山海經曰數歷山之西百五十里曰高山涇水出焉者高山在平涼郡西水由瓦亭川而東笄頭山在平涼西南下有百泉流爲涇皆會於郡城之西數里如以地志爲據則百泉爲源高山爲支以山海經爲據則百泉爲支高山爲源兩說並存則涇水南北有二俱與渭通矣揆二水之形百泉諸水大倍於瓦亭川水經小水入大水以大納小水以小納大則涇原當在笄頭地理計之

高山距平涼一百三十里地頗遠笄頭距平涼四十里地較近且瓦亭居崆峒之西北笄頭出高山之東似又不當以遠者爲支近者爲源上者爲支下者爲源無已則隨山而度其勢循流而考其源百泉之水由崆峒而東下山環水湧其勢澎湃於勢爲最順高山之水西出瓦亭川地遠流細北亂於涇勢則少逆矣然則山海經稱涇水出高山何以故曰高山支接終南原本太華雄峙隴山西北笄頭砦邇高山視之如太山培塿然故志山者舍卑而從高猶志水者舍小而從大統笄頭隴山於高山而括水目之朱子注汭源曰吳山義固與高山



同也

涇川庠生王寧窮泂記

泂水紀於禹貢廣韻泂音儒說文泂從水從內訓曰兩水合流之謂也又曰小水入大水之名質其實雍豫二州有專名之者有通名之者專名者以義也通名者以類也以類通名如會於渭泂東過洛泂是也蓋渭自鳥鼠而東逝涇出筭頭而北來二水至高陵而滙於河經龍門東注于州洛由熊耳東北入河既皆小水入大水且西流合爲一以故不曰涇渭而曰渭泂下曰河洛而曰洛泂由是推之更凡諸州之水類於是者皆不拘於

卷六十一

陝西七

三

定名而得通稱爲泂也以義專名者涇屬渭泂是也泂在華亭城東三里乃兩水合流而其北源西出小隴山之馬峽俗呼北河南源西出隴山之仙姑峪俗呼南河北河環朝那山前蓋山有古朝那王廟其西北有湫東去縣東三里而別稱爲兩山南源環王母山山頂有古王母宮東去四里別稱爲儀山俗呼爲回頭山儀州實以是名也儀兩兩山南北對峙中豁如門故兩水合而東流名之曰泂又二水交流而下亦專名爲泂也泂滙爲潭潭名合水水之北岸一臺高廣平合荆榛瓦礫錯雜相傳禹王廟也北陟兩山之顛遙見東南隱隱峯巒



侵入太虛隴州吳山也沿汭峽峽石三十里皆斷崖摧壁神禹疏鑿之迹也峽行十五里西堦有女神之廟扁曰抵汭元君土人呼底茹娘娘汭讀爲茹茹儒同音廟東十五里至石堡汭北受柴邱水源出朝那湫山之陽而陰卽爲涇水又東五里至安口峴牛心山南至武村水汭至是益大北有斷萬山曰馬舖嶺柴邱而東南有立馬山自名櫃寺武邨而至兩壁削立巉岩百仞東汭于中雪浪湍激經行五里爲屯城唐李元諒屯兵扼吐番者也屯東爲崇信川汭水益大深不可測涉湍不可亂行旅皆袒而濟又東三十里北過崇信縣城又曰汭

卷六十一

陝西七

三

水遶北又東七十里東過涇州過回山乃屬于涇宏治戊午督學憲副虎谷王公按涇州試諸生竣乃涉水登王母宮寧從行王公東眺曰汎北流而濁者何水平寧對曰涇也南流而清者何水平寧對曰渭也南流而濁者何水平寧對曰汭也公曰是禹貢雍州屬涇之汭乎周職方其川涇汭詩公劉有汭鞠之卽吾過隴西行三十里涉一大河北入涇是何名乎寧曰靈臺之遠溪也公曰朱子註汭鞠之卽曰幽地曰廣也試且廣求之斯地有百泉乎寧曰去華亭而北三十五里山朝那湫陰有泉百餘爲涇源乃百泉也有溥源乎寧曰亭口靈臺



之西汧陽隴州之北華亭龍門之東有廣源唐尉遲敬  
德破宋厥郭子儀破吐蕃之西原也李元諒開美田千  
頃號曰良原今爲溥潤原公曰此與吳山南北乎寧曰  
正相南北公曰必茲去西百里外有兩水合流者始可  
謂之汧矣若其窮之乎寧計華亭至涇程一百三十五  
里果符公言還白之公曰朱子注詩言汧水出吳山西  
北者以名山而注名水窮源派流也今遂謂出隴州東  
入于涇今隴水乃沂入渭去涇遠矣且將置溥原于何  
地乎按寧之論汧渭小水入大水是矣然遠溪雖經流  
靈臺源出武村西南遠門川謂水合良原靈臺諸溪可

卷六十一

陝西七

三

入涇皆汧也